

矣歌者知此則南風之薰可以解吾氏之懶而人和

之氣流行於唐虞乎

朱載堉律呂精義一

辨張敬以黃鐘為最高之非

饒州張敬解祭元定律呂新書以人聲最低者命為

黃鐘引著也詩言志就未言聲依朱律和聲因人

聲而制律也其門生江陰徐充爲序曰夫六律者

作樂之根本黃鐘者又六律之根本也然必先求聲

氣之元而後音聲可定先生選祭清微所以人之最

低一聲爲黃鐘下更欲低無聲也高亦如之故最低

者即黃鐘之宮最高者即應鐘之變宮也參之合曲

少壯聲協大自爲清則殊矣不知人之低聲黃鐘

之宮也童子之氣聲黃鐘之清聲也正聲與清聲相

和如琴瑟之泣人小齊鼓各鼓之異亦若是而已

此人聲所似統五聲十二律六子調八不四聲獨低

而沈東東家如黃鐘一謂翁德樂聲而黃鐘則爲生

也蓋舊戲疑南北風氣獨彼不同人侏兒老幼

聲集不同者猶敢謂然而先生以爲不然問質之南

雅少司成王公亦疑人聲最低者未以爲然而先生

復以爲不然至謂祭享以指節長法當律不

彝云黃鐘之律是而高此後世學者當同之見人

率類此於平者先生其嘗信者歟

臣謹按十一律皆中聲也俗稱曰古之神醫考

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無此大何爲中

聲耶發出自然難高而不至於揚不起聲低而不

至於咽不出上則有平律

是爲清聲中聲之不則有偏律是爲濁聲波謂律

確最低其十更無低者恐猶最高其生更無高者
不知律已有俗半之理也嘗以大擊驗之年正

律由濱直濟黃土太姑仲蕤林夾南無應皆自

然也惟中律黃大人矣清呼歌以於姑仲

聲益高而揚不起或發揚起非自然矣才工律

由清而濁無兩處林蕤仲姑夾太姑皆自然

也繼以律應無南夷應濁歌至於蕤則聲

益低而唱不出或強歌出非自然矣中聲止於丁

二此非難之事不待知言者矣庶可知也世稱

發音換羽移宮易羽亦非難知之事且以黃鐘之

均言之黃鐘爲官則濁俗呼合守見也而其不律

則清俗呼高六是也南宮爲清則清俗呼丁字是

也而其倍律則濁俗呼低生是也宮音本高而移

之使清羽音本高而換之復高則是應鐘之上非

無清聲黃鐘之上非無濁聲而彼以爲黃鐘最濁

誤矣今引人常樂譜爲證其圖如左

黃鐘之宮黃鐘丸調

清聲之宮聲高於羽

黃鐘之宮聲高於羽

黃鐘之宮聲高於羽

黃鐘之宮聲高於羽

黃鐘之宮聲高於羽

黃鐘之宮聲高於羽

宗開人林徵

功合黃宮羽

都五南羽

之尺林徵

廟上南羽

在姑角

惟一姑角

在尺林徵

惟一姑角

在姑角

清聲之宮聲高於羽

中聲之宮聲高於羽	中聲之宮聲高於羽	中聲之宮聲高於羽	中聲之宮聲高於羽
中聲之羽聲低於宮	中聲之羽聲低於宮	中聲之羽聲低於宮	中聲之羽聲低於宮
中聲之宮聲高於羽	中聲之宮聲高於羽	中聲之宮聲高於羽	中聲之宮聲高於羽
中聲之羽聲低於宮	中聲之羽聲低於宮	中聲之羽聲低於宮	中聲之羽聲低於宮
中聲之宮聲高於羽	中聲之宮聲高於羽	中聲之宮聲高於羽	中聲之宮聲高於羽

唱王南角
成尺林商
徵王仲宮

仲呂之宮仲呂單曲

右譜八句共計三上二字其間用中聲之宮者太字用中聲之商者八字用中聲之角者四字用中聲之徵者二字用清聲之徵者二字用中聲之羽者五字音云故羽與宮商角無所陵犯故不必避或云宜避以今蓋之未見其所謂陵犯也

大徵王仲宮持王化道尊崇斯民是宗祀

宣尺林商上尺林商上尺林商上尺林商

大羽王仲宮中聲之宮聲高於羽

中聲之羽聲低於羽

中聲之宮聲高於羽

中聲之羽聲低於羽

中聲之宮聲高於羽

中聲之羽聲低於羽

中聲之宮聲高於羽

中聲之羽聲低於羽

中聲之宮聲高於羽

常尺王南角

精大林商

純四太引

並隆上仲宮

神其王南角

來格上仲宮

昭合尺林商

聖四太羽

中聲之宮聲高於羽

中聲之羽聲低於宮

中聲之宮聲高於羽

中聲之羽聲低於羽

中聲之宮聲高於羽

中聲之羽聲低於羽

中聲之宮聲高於羽

使知仲呂雖清爲宮黃鐘爲太簇雖濁爲徵羽然亦

無所陵犯既犯之說不是信也使知仲呂之均商角徵羽皆用正律舊律倍半之律則未盡無而

十律低工即是南呂俗律倍半之律則未盡無而西清要字可廢也使知應鐘之工非無清聲黃鐘之工非無濁聲由黃鐘至應鐘上二正律皆中聲

也以證黃鐘非最清亦非最濁故獨見之誤甚

矣

上律倍律各止於二分之圖

庚子下至己卯皆名音太辰

清聲濁聲各止於四之圖

庚子下至己卯皆名音太辰

黃鐘之均黃鐘爲宮太簇爲始清爲角林鍾爲徵

南呂爲羽

仲呂之均仲呂爲宮林鍾爲商南呂爲角黃鐘爲徵

太簇爲羽

蕤賓爲羽

蕤賓爲羽

夷則爲羽

商爲羽

太簇爲羽

蕤賓爲羽

夷則爲羽

商爲羽

蕤賓爲羽

偏中矩之格圖

音高在上
下高者上



令四一大

句中拗之格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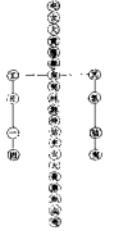
音高在上
下低者上



工六工尺

端郊貫珠格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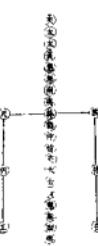
音高在上
下低者上



工尺一尺

上都歌之格圖

音高在上
下低者上



尺四工各

曲如折之格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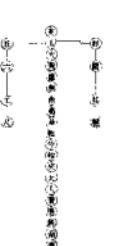
音高在上
下低者上



尺一尺六

上如抗之格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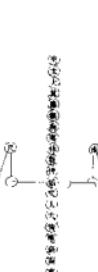
音高在上
下低者上



五六工尺

曲如折之格圖

音高在下
下低者上



一尺合四

止如戛木格圖

音高在下
下低者上



一尺一合

朱熹曰：竊古樂有唱有和，唱發其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趣。字數以歌發其趣，若以一聲叶一字，則古詩篇篇可歌矣。復樂府之歌矣。夫若然，故後漢書注：沈括曰：舌之善歌者，有語謂當發聲中無生字者，其中有聲，曲止是。聲清濁高下，如絲絃律則有曉晳齒舌等音，當使字半響而歌，人中令轉換處，無尋總此謂中無字，古人謂之如貫珠，今謂之通度。是也。如官聲字而曲合用商聲，則能轉宮爲商。

歌之此字中有聲而善歌者謂之內聲不善歌者

聲無獨標謂之念曲聲無合標謂之呻曲聲見卷第

李本曰今按字首亦有宮商角徵羽與樂之丁聲不同蓋字以喉舌牙齒而定而樂則以清濁高而不謂不因乎字也但字本有音勢之聚聲或不能無指故沈氏謂當使融入聲中令無姦穢蓋亦得古大諸

聲之真矣

余集

又曰拔每均一聲五正聲皆可謂如叶之樂章則

七律參錯用之初無定位但所用止於本均而他宮

不與焉一變聲雖不得謂圓和聲之際固未嘗廢

也後世又或仍此不用則其樂亦禁出而諸矣又按

宋樂家亦用四清聲合十二止律而爲十六今本常

樂亦仍十二聲之舊而所用者止黃鐘之合大簇之

四姑洗之二仲呂之三林鐘之清角徵羽之五

六蕤賓皆設而不用猶時所謂鐘也董謂祭

記惟秦黃鐘名姑洗角林鐘徵仲呂宮太簇羽之五

而此五謂者實不出黃鐘仲呂之均又一變不

以謂聲故所用止於前之七聲而一均爲已尺矣此

今時之所尚而不可不知者因併及之

臣謹按樂象觀雅樂府吹笙管合字爲黃鐘止律

合字之下有大簇應律管合正有大上

爲南呂始律大工之次有大尺爲林鐘律以此

證之則知黃鐘正律之下非有低聲也合字之上

有四字爲太簇止律四字之上有一字爲姑洗止

律一字之上有字爲仲呂止律字之上有勾

合字之上有大簇應律管合正有大上

爲南呂始律大工之次有大尺爲林鐘律以此

證之則知黃鐘正律之下非有低聲也合字之上

有四字爲太簇止律四字之上有一字爲姑洗止

律一字之上有字爲仲呂止律字之上有勾

字爲蕤賓正律句字之上有小尺爲林鐘正律小

尺之上有小工爲南呂止律小丁之上有小凡爲

應鐘止律小凡之上有小六爲黃鐘半律小六之

上小五爲太簇半律以此證之則知應鐘止律

之十非無高聲也蓋生與律之理無一以證張故

之失亦昭然矣

辨平文察劉源義補之非

李文察撰諸攝隔人相上其建議曰古先聖之樂

無他其始陽人以生律曰然後陽尺而成五音」下

隔八以上律者陰陽進退之義也隔八以成五音

者娶妻生子之道也故曰黃鐘娶林鐘以上太簇是

矣由是奏黃鐘承大呂以正先天是由奏太簇承應

鍾以祭先帝由是奏夷則以享先妣由是奏無射以

享先祖皆隔八之音以黃之而無遺矣漢唐宋以來

律皆不全而五音之奏不由於隔尺惟退近之律

以成調名之數音卽五行之位有相得之

數為相合之數焉相得者生木本生大火生土

上生金生土之謂也相合者生二十本地土化或

之故一與六合地一坐大七變成之故二與七合

天三生本地火化成之故三與八合地四生木大九

變成之故四與九合大五生土上化十化之故五與

合是五行由合而後能相得也隔八之音乃有

令之通故黃鐘合於林鐘而得大簇也大簇合於

南呂而得姑洗也姑洗合於蕤賓而得蕤賓也以後

諸律皆然今大常協音仍近代之法以相得之律

而咸調大樂順合一尺六寸之厚習咸調統熟

而難變一遵以歸入之音有扞格不勝之

證若習之慣則亦成自然矣大陽八之音爲近世所

繼者其亦有說蓋隔人之音規圓迂委支之音也連近

相傳之音取便捷徑之音也據之行禮焉隔八之音

隨意以行禮也遠近相得之音便得以行禮也音之

作字焉隔八之音與樂以爲文也連近相得之音行

書以爲文也微之樂生焉隔八之苦異人之思也以

連近相得之音凡人之思也以喉古尺步趨重規

矩古人行禮重端冕古人作書重嚴恪古人攝生重

睡息故於樂止亦望太廟人之音復人趨建築擇徑

後尺位禮樂便服後人作字樂行書後人攝生樂喉

息故於樂也亦樂背天遠近相得之音既洗唐宋已

來之廟必習隔八相士之音則樂真可孔慶於虞舜

矣夫天下萬事大幸也

臣按文察本不知音而乃強解事故其建議如

此蓋凡子之所謂巧言孟子所謂诐辭也臣恐後世

學者有非有超絕之見下爲其所惑乃有相得之

律不辨也又察杜撰樂書以進可謂音諧京升

諸譜相傳互識者無不笑之今錄爲撰錄成

皇六黃宮

第一章第一句黃鐘爲宮

第一意第二句應鐘爲宮

成勾蕤徵

創四太商

鴻丁南羽

妃姑角

聖至夷羽

第一意第二句應鐘爲宮

第一章第三句無射爲宮

第一卷第四期

第三章第一句姑洗爲宮

第二章第二句夾籜爲宮

第二章第一句夷則爲宮

第三章第二句人族爲宮

第三章第四句人名爲官

第二章第二句蕤賓爲宮

綿世百支醫
上堯亞夾夷
仲無羽商徵
角昌微呂

右樂章并譜皆李文察撰
臣謹按旋宮者每篇各爲

臣聞昔者管子有言曰：「一官之得失，實爲國家存亡。」又漢書張良傳曰：「良謂高祖曰：『沛公天授，運數也。』」蓋良知其天授，故不以爲奇。今陛下以爲不然，故使文察不曉此理，其所撰譖每句各爲一官，遂致宮商角徵羽五者皆錯亂，正古人所謂迭相隨者。

第二章第四句仲呂爲言

經濟學相樂律典第七十八卷歌部

也樂記曰五者皆亂道而難復（漫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此之謂也或曰信如樂記之說果有吉凶之應惡乎白柰也何耶善者曰若此者君臣民事物宮商角徵羽亂則不可以爲樂猶商音之音事宮商角徵羽亂則不可以爲樂猶禽臣民事物亂則不可以爲樂其道相仍故以爲比非謂君臣民事物之失道也由於宮商角徵羽之亂也曰然則何以爲聲音之道與政道日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惡以憲其政乖亡國之音昔者民謂聲音之道與政道者此非官商角徵羽之類樂經云

有一字而出而周流於五音者也惟詩章能備五音如
廣明音王二曲一篇數章一句數音故能
官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宮以次相從此官音黃鐘徵
也觀一調餘音可知矣蓋六律六吕又以流以西清故
能盡其聲也若謂五音者以五律何能清然後用
也患定偶必先審五音大定十二律大清乃能然後用
旅官之法行爲六十調樂調之說盡於此矣王氏家
藏集請發聲收聲始終會於曉之分者宮調也始終
會於舌齒之交聲者徵調也始終會於舌齒之際而
口張者商調也始終會於唇腮之際者羽調也故許
章七首一風可云謳調王氏認為爲謂遺唐律已
而未考人聲果若此說聖人不以人聲爲主而以
而乃改七十二律清不詳於聲音子謂之許章即屬
之人聲既而之樂調即謂之律吕雖一貫之物其實
有分界也何氏言見集請發聲收聲始於宮
則恒以一音爲主如作宮調則起調單曲皆主於宮
作商調則起調單曲皆主於商何氏亦認音以謂
故遺聲音之大致而惟求之起調單曲設使起調單
曲爲宮矣與其中或雜之他音亦可以爲音乎斷而不
然矣

氏謂五音在大聲有定而詩章之字則無定如宮商音本皆宮音也但第二聲則亦可爲徵也爲人聲氣本商音也所審雖本音乎卒不審定而亦不能拘矣恩大不然度也如思齊之篇四聲兼百官則宮字百第四聲兼歌之則仍爲宮必不能變而爲羽文王之篇曰有商子於商則商字在第三聲矣歌之則仍爲商必不能變而爲徵也詩之氏致則皆宮音黃鐘調也又謂詩之一字卽一人之聲一管之聲卽節之管愚父不然一管爲一聲是一聲矣一聲一管於理不遁如一句數音皆昔傳於一官律數商字皆統於一商律一句有五音則敢爲五律豈可謂一律一管也何氏謂詩之詞句有短長則其音自有清濁高下之異其其音之宜宮商角徵羽一也句之韻脚字各不回審其音之爲宮爲商一也荆卿悲水之歌初爲商聲七音流轉則商調也繼爲羽聲始製曉羽之樂亦可謂之變通也其論之又不然詩樂之道清濁者爲宮商輕清者爲徵此又不然詩樂之道清濁者爲商羽輕清者爲徵羽不諱一偏大約而求之一字一句然數句一句數字未有不備五音者將以何者爲調主乎自今觀之易本之歌其獨少次於宮乃商音大簇調曲也實不能爲清濁乃可以商可以羽可以徵又通以之矣此又不然詩樂之道清濁者爲宮商輕清者爲徵羽不諱一偏大約而求之一字一句然數句一句數字未有不備五音者將以何者爲調主乎自今觀之易本之歌其獨少次於宮乃商音大簇調曲也實不能爲清濁乃可以商可以羽可以徵又通以之矣故流羽者清而徵者激也故製幾果之七東流怒由於南羽則其變而爲宮爲徵則將嬉笑乎和平乎將復爲商音者清而徵者激也故流羽者清而徵者激也

七

臣謹承憲所諭旨謂大率認切制之法爲樞密之法與夫制謂一途商賈貢取於官富商而私於民法與制謂一途商賈貢取於官富商而私於民故法與制謂一途商賈貢取於官富商而私於民音無定以其實是故可曰爲商者可以爲商者易水或成得之矣失資不遠妄以爲子然臣聞商之性利滯者失之理之至矣樂業人皆能之惟利滯者失之耳今指揮戶下批撥諸事所以見其失滯者亦可稱樂業數句以見其利滯

大王在主	交王少降	唐虞文士	侯文王原子
林南姑姑	黃黃黃黃	始朴南薰黃	黃黃黃黃
文王孫子	交王以寧	穆豫文王	穆豫文王
林南黃黃	林南黃林	太木林南	黃林林南
已巳左句弓文子王字諱同			
有朋不顧	帝命不時	令聞不已	不蘊亦世
世之不顧	黃人黃黃	黃大才黃	黃大才黃
黃黃黃太	林知黃太	號命不易	命之不易
已上八句不字諱同	黃黃黃人	黃黃黃太	黃黃黃太

凡周之士	世之不厭	周之積	商之孫子
姑黃黃	黃黃黃太	林黃黃太	太黃黃黃
林黃黃	林黃黃太	命黃黃太	命黃黃太
林黃黃林	黃太姑黃	命之不易	王大之後
已主八句之子諸同	黃黃黃太	姑姑黃姑	姑姑黃姑
憂憂文王	厥猷莫		
濟濟多子			
穆穆文王			

黃董林南 黃南姑姑 黃董太黃 太太林南

已上四句重字請同
依喉牙齒舌唇定讀者其聲率類此學者當以爲

戚氏之本韻

冷氏所纂樂譜之得失其大略

追遠其先 其氣昭明 如見其形 如聞其聲

漢林南林 南林姑太 林姑漢林 漢漢南林

微報其德 神其無疾 安其所適 其靈在天

姑林南林 林太南黃 漢南姑林

姑主在室

來格來從 顧今幽今 子子孫孫

林姑漢林 林南姑黃 姑林姑黃

已上三句重而讀不同

不依喉牙齒舌唇其譜故無算學者當以此爲

也在古音之有

微音者	走馬騮由吉音
微音者	詎那歌准吉音或音
微音者	走馬騮由吉音
微音者	詎那歌准吉音或音
微音者	走馬騮由吉音

古大有「詩六經五五聲」之變，不可窮也。人在摘而用之耳。但樂章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九言，亦有長短句者。諸體不能盡載，各舉數章以爲定式，庶幾故而推之也。

采采丹荫	淪以元泉	品蓮六清	昭焉法筵
太南林仲	太仲林仲	南林仲本	黃本仲本
願垂恩眷	鑒我虔恭	怙就芳甸	运用康平
漢南林仲	南林仲本	漢南林仲	南林仲本
太仲林仲	南林仲本	黃本仲本	黃本仲本
涓辰鑑初	慕矣參高	撫旣喜頤	遺詮通妙
福祿鑑初	慕矣參高	撫旣喜頤	遺詮通妙
黃太姑南甫	黃太姑南甫	黃南黃太黃	太黃仲南林
南林黃太黃	太黃南漁南	稽首暨陸平	而無厭所戚
帝眷平明覲	九宇保成平	太黃太黃	黃南黃太黃
太黃太黃	太黃太黃	太黃太黃	太黃仲南林
瞻龍顧今皇至	耀靈瞻今九九	漢南仲本	黃南黃太黃
黃太姑林漢林	漢南仲本	黃本仲本	黃本仲本
望帝闕今九陞	飭予誠公再觴	漢南林仲本	黃太黃
太黃懿太漢南	漢南林仲本	黃太黃	黃太黃
歐洞穿今華貴	頤神猷今美長	南林仲本	黃太黃
黃太姑太漢南	洪惠殷詩御樂奏	南林仲本	黃太黃
雷軍殷今雪華張	鑒祚詳之曲	南林仲本	黃太黃
太黃仲林漢仲林	戒萬乘今勝九光	南林仲本	黃仲太
江太漢今雷蒼	漢南林仲本	黃仲太	黃仲太
黃太仲林漢南林	南林仲本	黃仲太	黃仲太
太黃仲林漢南林	南林仲本	黃仲太	黃仲太
太黃仲林漢南林	南林仲本	黃仲太	黃仲太
漢簡福今許閨目	遺宮富分閥義長	南林仲本	黃仲太
太黃仲林漢南林	南林仲本	黃仲太	黃仲太
太黃仲林漢南林	南林仲本	黃仲太	黃仲太
太黃仲林漢南林	南林仲本	黃仲太	黃仲太

大府設獻之尚榮奉通置之曲
樂府集卷之古用角
植晉晉兮文辭肆陳 燭七襄兮光映純
黃大姑本林姑有 潘南林姑姑姑黃
僊客兮勿比華寧 諸南林姑姑黃太民
太萬蕪太源深南林 潘南林姑姑黃太民
太所設送神樂奏敕辭之曲
詔欣載鑿空委雅苗唐 趙學善詔兮非尋流許
黃大姑太林潘南林 潘南林姑姑黃太民
平真角星兮回返帝都 高七太虛兮尊宮禁房
丹雲顯著兮分金華邦 樂名各尊兮享無報
太黃姑休沐林南林 潘南林姑姑黃太民
臣謹按王曰今之樂由古之樂也今之樂則
可以為譖古人之諱則不能為譖者豈欺我哉
抑學者曰蓋古臣愚建議以爲該部考證藩涼郎
及興等官皆取其時考五常却人君社邑進政之
其類相則取之其時考五常却人君社邑進政之
書長短何耶楚辭古樂府各二篇以爲題目
吾善剖鏡新闢不許雷同就令敬之以協全音且
謂官以云秦漢皇帝樂章等存心錄太常
總覽一書所載本朝雅樂譜爲大才詩如劉謙主
第等所載本寺堂上官印者充考官印定
以俟再考夫如是而人大畱心音律不惟雅樂
致失傳又復後世有案官不知樂之所在其於聖政
未必無小補也擬者若式爲初學之聲附錄之

釋梵太成華章新舊譜同異考	左
大哉昌聖	見今所用諸太南林仲
元朝頒行清苦南林站	於詔旨
元朝頒行清苦南林仲黃太	元朝頒行清苦南林仲黃太
度越前聖	見今所用諸黃太仲太
元朝頒行諸葛夷惠南	神其來格
元朝頒行諸黃南林仲	見今所用諸黃南林仲
神林宣仁	元朝頒行諸黃南林仲
元朝頒行諸葛夷惠太	神林仲太
神取還復	見今所用諸仲太林仲
元朝頒行諸葛夷惠人	元朝頒行諸葛夷惠人
維持王化	見今所用諸葛仲太
元朝頒行諸葛夷惠姑	元朝頒行諸葛夷惠姑
惟王禱明	見今所用諸南林仲太
元朝頒行諸葛夷惠太	太歲聖王
元朝頒行諸葛夷惠姑	見今所用諸仲南林仲
百玉宗廟	見今所用諸仲南林仲
元朝頒行諸姑夷惠無	元朝頒行諸姑夷惠無
可見諸無定法勿拘改定濶色	大哉昌聖
誰之服誰之祿	見今所用諸太南林仲
太常中和采韻及釋圖等失傳	於詔旨
大哉宣聖之聖教路聖容之聖教起而聖之聖教	元朝頒行清苦南林仲黃太
三聖字於律或爲仲呂或爲高音或爲太族神甘	度越前聖

來格之神神其聖正之神神取遠復之神此三神
字於律亦各不同維持王化之王惟神明之王

大哉聖王之王百王宗師之王此四王字律皆異
焉屬之洋洋威儀雍雅一句雖係聲子而律不重

用黃鐘後式繼以太簇或釋以姑洗不拘定法
但取美聽以此觀之爲是識者亦可謂知音矣其

次則俗家音偶道家步虛船家棹歌之類尚有古
法於萬一焉失傳失求諸野言相去不遠也若怪

世之不知音者或以律呂上不相生之音首序更
迭而奉若李文林所定之謂是也或以平上去入

及牙齒喉舌定音謂苦劉所傳之謂是也
如文林所定音相似而雅頤無別如遺之所

據則字重複而曲折不分其於古法相去遠矣
殊不思善歌者一字中五音具焉隨調而轉變

動不居豈以王上去入牙齒喉舌定之哉近
世有書名志梁古樂答斷樂經元集樂律管見等

項其所載接歌詩之諸蓋皆不知而作者也文献
考者曰樂者器也聲也以體而論之今詩

正離乎而舞辨乎而歌而考聲不或聲
則亦何能為諸家所著樂書凡數千萬言其詞

非不富也然於樂之本旨猶缺其諺歌詩全然闕
之抑揚而取五行之上就其諺歌詩舍功德之形

客而取日月之方位傳會掌鑒不亦甚乎

歌部總論

樂記

于諸見師乙而問焉曰嘗聞聲教各有宜也如賜者
宜何歎也師乙曰乙賜王也何足以問所宜謹請其
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體樂而正者宜弘願廣人
而解難遠而信者宜歎太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歎小
雅正直而審麗而諷者宜歎風肆直而慈愛者宜詠
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歎聲大歡者直而強德也勤

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
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歌聲見於西陽西音以興音

聲推移亦不一樂矣匹匹底憮墨吟子風詩官採音

樂旨被律志敏絃韻氣變金石是以師靡模風於盛

衰季札聖徵於興廢齊之至也夫樂本心術故審決

肌體先之慎焉務塞淫教訓消于必歎九德故能

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

者五帝之選聲也商入虞之故謂之商聲者二化之

聲聲也齊人職之故謂之齊明子商之音者臨事而

憂斷事乎齊之音者目病而謙謨事而屢斷勇也見

利而謙義也有男有女非厥孰能保此故事者上如

抗王如隊曲如折如柔木倍中矩句中鈞響素子

始如實來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

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短歌之短歌之不

足而舞之舞之不足以盡之蹈之

仲尼燕居升歌清廟示德也

後漢劉熙舞名

釋樂器

入聲曰歌歌也所歌之言是其質也以聲吟詠有

上不如草木之有葉葉也故充冀言歌聲如何也
吟戴也其聲不出於意念故其聲嚴肅使人慄之慢

歎也

樂府

樂府

樂府者聲依采律和聲也鉤入九奏既其上帝葛天
八開爰乃皇時自歲癸以降亦無得百論矣至於塗

山歌於僕人始為南音有城譜子飛馬始為北音夏

歌於東陽東音以發歌聲見於西陽西音以興音

聲推移亦不一樂矣匹匹底憮墨吟子風詩官採音

樂旨被律志敏絃韻氣變金石是以師靡模風於盛

衰季札聖徵於興廢齊之至也夫樂本心術故審決

肌體先之慎焉務塞淫教訓消于必歎九德故能

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

者五帝之選聲也商入虞之故謂之商聲者二化之

聲聲也齊人職之故謂之齊明子商之音者臨事而

憂斷事乎齊之音者目病而謙謨事而屢斷勇也見

利而謙義也有男有女非厥孰能保此故事者上如

抗王如隊曲如折如柔木倍中矩句中鈞響素子

始如實來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

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短歌之短歌之不

足而舞之舞之不足以盡之蹈之

仲尼燕居升歌清廟示德也

後漢劉熙舞名

釋樂器

入聲曰歌歌也所歌之言是其質也以聲吟詠有

上不如草木之有葉葉也故充冀言歌聲如何也
吟戴也其聲不出於意念故其聲嚴肅使人慄之慢

歎也

梁劉勰文心雕龍

入聲曰歌歌也所歌之言是其質也以聲吟詠有

上不如草木之有葉葉也故充冀言歌聲如何也
吟戴也其聲不出於意念故其聲嚴肅使人慄之慢

歎也

竊憂聲而已若夫豎秋氣爽其志就覺淫辭在曲正
譽滿生然俗聽難覈新異雅詠溫恭必久伸魚
現奇鮮切在則辨鑑詩聲俱備自此陪凡舉
辭曰詩聲曰歌聲來被詳審繁難節故陳邑稱李
延年關於增損古辭多則宣歲之明貞約也觀高
祖之誄大風孝武之歌大運歌童聲竟敢不協子
冕止衝成有往歸至於斯後雖吹簫世遺絕雖我喪
殊事而並聽人樂府錄集所載亦有可算者皆子政
品文詩與歌別故略具樂篇以標區界

宋陳陽樂書

歌止

聲音之源常與政相爲流連故政治而俗變則其歌
和以雅政危而下則其歌衰以是以夏政之衰
宮廬萬人衣以文繡食以采肉鼓鼙震天歌者悲壯
音島萬歌之聲於樂府之奏者是歌者以嗜飲以
長夜人不堪命追之未免以淫樂嘲音以嗜音
敗國戰國苦兵樂尤冥思闇辭之境而沾襟幹門
門之琴而消涕繼之秦皇帝時於蠻漢武學志於
新聲王莽樂成而哀嘆帝聞而泣爲美苦此
其政可知矣既而商音與淫聲之歌朝臣爲之歌飲
樂莫要乎帝憲怒憲怒馬之餘京師爲之爭效以至
懷悽狀於管弦徵發於宋樂府奏於原
爰及隋唐新音變曲傾動當世或寫恨杯行天之聲
或歌世俗鄙惡之曲取悅心志爲耳目之娛而已
無復止乎憲怒之意也可不入家耶

古之善歌者必先調其氣出自肺間至喉乃噫

不可勝言合於雅頌之音者雖出於後世而前百

其詞而抗墜之意可得而分夫大而不至於抗纖細
而不至於幽深來有不氣盛而化神者矣披聲表林
木響通雲者參者也涓涓回雙魚赴籟者絳氏
也玉鳳隨至者夏侯也餘音後乘者韓娥也勤采蘋
者虞公也勸草木者王母也音傳林藪者為乘之老
人也善傳九陌者歲殘之水新也變國俗者歸騎也
化河內者高唐也由此觀之詩之所至歌亦至歌
之所至化亦至焉豈非人聲固有以通陰陽應物類
然那教之爲用非特如此而已故周甲音闋之而得
母則乎母之道得矣百里奚聞之而得秦明大婦之
道得矣季歷作《采薇》之歌而兄弟之道得矣伯夷作
西山之歌而君臣之道得矣比子作《采桑》民闕之歌
而忠臣之志得矣許由作箕山之歌而逸民之志得
矣歌之於人上其妙有以通陰陽應物類其顯有以
厚人倫風俗淳豈曰小補之哉

歌止

古者命歌之名大抵卽事實而號之非有深遠難知
之義也故卽以取諸天則白露凝霜白雲霧雪凡雲
于雲白雲南風北風之類無非取諸天也所以取諸
地則江南淮南雨露陽阿之里鄭王共風裏揚
白飼義之類無非取諸地也以中以取諸人則駕耕稼
耦耕者無能也無禮而歌者愚者也鼓劍而歌者庸
而歌者寡服也無禮而歌者愚者也彈劍而歌者
厲精也撫壯而歌者勇也撫節而歌者素也然所
昔之善歌者非將士也帝之成黑周之薄津漢之
李延年唐貞元中有田順元和長慶以來有李正信
朱熹何哉陳懶奴武宗以後有陳曉并羅麗成通
中陳玲瓏鄧宰復得奇音號爲善歌者也然所
取也梁元帝慕要曰古音曲有北里靡靡楚涼風
陽阿之曲皆非正聲之樂也可謂有志於雅歌矣漢
祭選臺雅樂真知此樂

明唐川律編

古度曲之源

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其詩但能說其義非詩之本歟後漢三才後晉中華書局影印
雅衆鹿鳴觴賦文王四曲而曰曾子三百篇杜夔氏傳曰
年改謫處後推文王三曲更作聲惟因襲而下易改其一曰於赫胥鹿鳴聲其二曰巍巍羣羊
唐虞聲其三曰洋洋羣樂文王聲其四復用鹿鳴而古佐禮音皆歌之用作祖宗羣聲或於皇廟
除古佐禮音皆歌之用作祖宗羣聲或於皇廟
聲節高下大略因乎詩之雅頌雖其平仄本必盡而依詠之間自可許故後魏經傳通解載小雅國風
屬十二詩清黃鐘宮無射商角一調也而營聲止有杜茂笛一其二尺二者所以參無射一尺九者所以
以奏黃鐘乃知詩謂爲營舊物未經延年所改也先
備諸侯之樂於黃鐘由是觀之則謂之樂矣
然所謂鹿鳴用黃鐘樂於清酒用無射清商者以二
曲言用黃鐘樂起調畢曲中間還曲折下出乎一
均十聲之外而已非謂某句必用某律某律必管
下混清鈍亂無統猶頑之音微失獨大樂署所掌十
七宮調以不諱常故樂以平聲以守之而下取意
但攝調以不諱各聲以平聲以守之而下取意
夫有作亦必脩其制爲之謂之新樂府唯其始黃
鐘宮諸曲當如四十之於麗譜無射商諸曲當如
葛覃之於臯覃起調異曲之名同其追還曲折不必
盡同也嘗以古辭求之音節應有風入於之曲唐僧

既然授之為五百首古今大樂美調有風人松乃首句言亦可至七百首李賀生平著集亦五言詩皆如是而其曲尚於常篇而以平調唱之今人多不能一意者凡曲皆古詩樂家以其起調舉目之字屬能一通譜者故加標字為曲先定其律而後據其辭以槩合之亦非謂此曲必入某調而不可易也故中呂要調質有醉春風越調中呂若有關說者正宮仙呂若有关說者不外偏徧見凡曲無一定之調但一詞而七七宮調皆可更迭奏之矣

或四知如此。則死詩諱陰之曲無府不可奏者，而平月十貫而百石，雖易水煮革而下不霉，越人疲而懷愈疾中淫以蕩此非其器所能寫。其辭使然也。近世儒者薄其事故，舉宋高者夫夫而或乖於律，下及者依説平仄，卒太於俚鳴呼。撰辭一事其可彷彿謂之雅乎？下然樂之邪正在解，不在得夫人之精發而爲辭解，器以寫之是謂聲聲也。荀荀志氣之所運，金石韶音萬物通幽之神而不可掩者也。故謂之歌詩而莊詠之辭，雖易水煮革而下不霉，越人疲而懷愈疾中淫以蕩此非其器所能寫。其辭使然也。近世儒者薄其事故，舉宋高者夫夫而或乖於律，下及者依説平仄，卒太於俚鳴呼。撰辭一事其可彷彿謂之雅乎？

漢之太子雅好黃門戲者其樂羣無惟短笛管
歌二十一曲夫幸率紀戰之事也未驚辟瑞之事也又如
張良由高弟等稱之屬則各指其事非專爲戰伐也
昔晉以來做漢制爲之而易其名是皆托兵策討亂
肇造宇土之事是晉猶以輕薄無統即古雅頌矣
雅頌何嘗亡哉晉人詩言志歎水言聲依朱律和聲
蓋謂詩者所以言其心之所向也歌者所以引其言
使之心合金石絃竹之聲必依循于所言之音也五
凡一尺七寸七分之律准失其和則歌就諱也卽詩也
卽詩也尤失志大樂失七其一歌不言百聲不依
永律不和聲蓋金聲春奏夫之則重石聲潤消失之
則輕之聲凡胡九之則下竹聲清若失之則高絃聲
雖微失之則相聲聲隆入夫之則洪拂聲聲葉失之

至於亂切時君異民同樂然古樂不樂之同異亦自
可見非徒春秋戰國之時固爲然材料非獨音律傳
竹鼎彝器是固有前以當時然材料非獨音律傳
者述國共其淫虐之聲是三代以前固有今樂
大夫今樂與古樂同者器也律也其下同者製詞有
邪正敬慢也度曲之節有繁簡嚴緩流漫也用其所
司而去其所下同他其一端於此其曲度而不盡
音者不審則古樂皆是故曰平始而止
其若何木錄經求清濁歌一彈唱再三歎歌淡
節絲弦不多蓋有以識此矣苟徒曰今樂非古樂而
不知所以異古樂卽今樂而不知其之所以同幾伊
而不爲謬或也哉

則長本無餘失之則短惟人東中和之氣而有中
和之聲八音律呂皆以人聲爲度言詛未不可以愈
其聲今取者或詠一言而盡及數律或章句已闢而
樂未終所謂歌不言也詩謂樂與聲以樂歌之
一言吉言爲歌五聲歌是也南依水律律者
呂協秦謂和聲先備以爲依人音而制樂其聲並
以寫音樂本效人非人效樂也今祭祀祀章進
隋月律聲不依未以宋依聲律不和聲以等律非
古制也

音論

樂可易言乎明之而疏天地渺之而遠鬼神奧之而
與性靈廣之而作動植自非聖哲孰能發測何其洪
範也樂至難言乎微之以三調合之以七始本乎造
化順乎自然妙悟獨得存之一心何其易簡也其理

故漏之歌之終

是而草率之鉅重複複之疎鄙衝突之廣狹疎離之
慮遠皆土梗焉耳。嘗考之古之達樂有三曰風曰
雅曰頌而今石絲竹旁乎草木皆主此以成樂者
也信乎樂非外於聲詩也。虞帝命夔典樂教育不

徵諸虞謨商頌

聲詩不存其義可考而知也黃帝何以爲咸咸之爲言皆也謂德皆漸被也顙頷何以爲革革之爲言根

中華書局影印

104

10

104

100

也謂善及根柢也。善何以爲章章之爲言明也。謂善及也。謂善及根柢也。善何以爲章章之爲言明也。謂善及也。謂善及根柢也。善何以爲部詔之爲言明也。謂善及也。謂善及也。顯其何以爲夏更之爲言也。大則謂光大然也。易謂德顯其何以爲夏更之爲言也。謂除邪去惡能護民也。知何以爲淺淺之爲言也。謂除邪去惡能護民也。知六代立業之則雖神農五奉天火而辟此其推也。而曰聲與詩不可兼善。是以子周此作人。武公丁作人。句而使以樂防比淫大司馬以樂善教人。音舞新善云。備矣。上司徒以樂防比淫大司馬以樂善教人。六善云。掌宿邑小者正業善之。但存善人。以樂善教人。六善云。同

講也。曹丕本集，劉表得羅駕，即杜夔謂其所業，其業實此實階。矣。蓋大和未而左遷，所得者，庶鳴一編，沒溼主競音而鳴亦復復絕。中和之，開焉不還，蓋鹿鳴亡而詩亡矣。也許有非詩之亡也。詩有聲，散遠猶猶也。所以繼鹿鳴之舊者，在不外乎是。蓋鹿鳴之舊者，有弄而旁發之樂部，然而去三百篇爲言，則遠矣。遠志者，之風氣不分二雅，惟雜之而取之君乎之作，如芝知張華之回舉人出者，諦乎雅野之人之知也。知芝知張華之者歸乎，風旨本幽妙如鶯歌行者，爲列國之風旨者歸乎。

惟乎慨而工之者，十五國風之所屬之音，分大小、定南陔、白華、華黍、丘由、夙由、閼六等，以辨歌詠之音，詩而得聲，考劇序，則三百篇也是得詩而不得聲者，則韻之可士所招之類是也。四始既別，歌歎於講誥、洋洋六代，其庶幾乎。秦漢之興，漢賦之興，唐詩之興，宋詞之興，元曲之興，明之小令之興，清之詞歌之興，皆此之流也。

官不采言樂官不被律而譽詩之專稱假業焉故其氏有曰漢制比乎業但能就鍾鼓歌舞而不能言其義言知聲詩而不知義也齊魯毛韓諸家以序說相沿承以義理相授受而經于學者始不識詩言知聲詩而不知義也

尚可備登歌充庭舞彼知義而不知詩者窮極物情工則工矣而絲簧弗協將焉用之甚哉聲詩下可不